

# 户籍制度下的人口流动，对中国大学生的起薪有什么影响？

赵梦瑶 胡扬

(Mengyao Zhao, Yang Hu)

25 June 2019 | Published in 《知识分子》

(<https://mp.weixin.qq.com/s/Z14hT8q4iJycom285NH5-g>)

## 写在前面

在当代人口迁移流动的时代大潮中，我们很多人都有异地求学、就业的经历。对很多年轻人而言，到异地求学、就业不仅代表着离开父母、探索独立，也昭示着未来的发展机会。那么，到异地求学及就业对应届本科毕业生首份工作的收入究竟有什么影响？年轻人能否在流动中获取额外的经济收益？如果流动能为应届毕业生带来收入“红利”，来自不同家庭社会背景的年轻人是否有同等的机会获取流动红利？

我们通过分析 2010、2013 和 2015 年全国大学生调查的数据 [1]，来探讨跨省流动对大学生起薪的影响。

## 1 地理流动为何能带来经济收益？

地理流动为何能带来经济收益？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不论是教育流动还是工作流动，都是为最大化经济收益而进行的一种人力投资。

知名人文地理学者 Kaufmann, Bergman 和 Joye 对人力资本视角提出了批判 [2]。他们认为，流动不仅仅是获取人力资本的手段，个体有能力进行地理流动本身就是一种资本。在他们看来，个体即使拥有相同的人力资本，仍然能从流动中获取额外的经济回报。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 (Bourdieu) 的理论进一步推进了我们对“流动红利”这一概念的理解 [3]。布迪厄将“资本”和“利益”看作一种相对的关系建构：资本的产生取决于社会实践（地理流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惯习 (habitus) 匹配到适合的场域 (field)。也就是说，通过选择与自己技能和能力相匹配的学习、工作地点，个体能实现经济回报的最大化，从而获取“流动红利”。

基于布迪厄的视角，我们的研究发现“流动红利”的确存在。在控制了毕业生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家庭背景和学业及课外表现后，不论是教育流动还是工作流动，都带来了额外的经济收益。平均而言，教育流动带来 12% 的经济红利，工作流动则带来 14% 的经济红利。和教育流动相比，工作流动所带来的“红利”更多。我们还发现各省工资水平差异能够解释绝大部分教育流动红利。这意味着除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地区红利”外，教育流动本身似乎并没有带来额外收益。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发现呢？

## 2 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

在中国，青年人的教育流动和工作流动由政府调控与市场力量共同决定。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分化成了两个不同的场域。高等教育方面，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高校管理从主要由中央部委管理到向地方分权。财政政策的变化，加之各区域分化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不同区域高校资源配置不均衡。据统计，59% 的全国重点大学都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 [4]。这一不均衡的地理分布意味着，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许多年轻人势必要进行地理流动。此外，政府在高校录取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标准化的全国性考试，高考是全国各高校进行招生录取的重要衡量标准。尽管学生可以策略性地选择教育流动的目的地（大学），但这往往是分数、志愿大学和志愿专业三者折中的结果。

就业市场则呈现出不同的场景。随着毕业生分配政策的落幕，自主择业机制的建立，大学生就业从供需对应向双向选择过渡。相比从前，年轻人更自主地驾驭着自己的就业选择。如今，应届生大学毕业后流动到各地求职就业已经相当普遍。因此，相比于受到统筹监管的高等教育场域，高校毕业生就业更为市场化和个体化。也就是说，在工作场域中，学生有更多的自由利用地理流动匹配已有资本（和惯习）；而在教育场域中，流动的选择相对受限，选择的自主性较低。因此，对于学生来说，工作流动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流动的经济效益，即工作流动产生的经济红利更多。

## 3 “流动红利”的户口差异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农村户口出身的学生所获得的“流动红利”少于城市户口学生。虽然农村户口学生和城市户口学生都从工作流动中获得了经济收益，但相比城市学生，农村户口出身的学生从教育流动中所获无几。

户口归属地对青年人的地理流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由于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往往集中在城市，城市户口出身的年轻人有更大的自主空间来选择是否流动，有时甚至并不需要流动就能享有丰富的资源。但是对农村学生来说，流动往往是实现教育和非农就业的唯一渠道，所以进行地理流动几乎是不得已的选择。此外，和城市户口的毕业生相比，农村户口学生在工作机会、收入、升迁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并且常常在工作场面临歧视。这些劣势和歧视也许限制或者抵消了农村户口学生因流动而获得的经济收益。

#### 4 “流动红利”和社会经济不平等

每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远离家乡，踏上外出求学或者就业的道路。我们的研究探究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流动红利存在的条件与可能性。一方面，青年流动的经济红利确实存在。地理流动之所以能为年轻人带来经济收益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人力资本，而是他们在流动的过程中优化了自己能力和劳工市场间的匹配，从而实现了经济回报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相比教育流动，工作流动产生的经济红利更大。这是因为工作流动发生在市场力量逐渐壮大的劳动力市场，毕业生有更多自由和选择流动的机会，从而实现更高的流动红利。而教育流动发生在市场化、个体化并未大范围普及的高等教育场域，个体发挥能动性自我匹配能力和就学场所的空间较小，由此流动收益相对较少。

最后，不同户口出身的大学生从教育流动中的收益不等，这可能进一步加大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人群之间的经济地位差异。如何让学生尤其是农村户口出身的学生在教育场域拥有更多的流动自由，是高等教育领域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课题。同时，推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地理分布也是促进教育和社会经济公平的重要议题之一。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Zhao, M., & Hu, Y. (2019). Migration premium?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youth inter-province migration in post-reform China.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2(10), 1409-1427. <https://doi.org/10.1080/13676261.2019.1587153>
- [2] Kaufmann, V., Bergman, M. M., & Joye, D. (2004). Motility: mobility as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8(4), 745-756.
- [3]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ohn G. Richardson, 241-258. New York: Greenwood.
- [4] Yao, S., Wu, B., Su, F., & Wang, J. (2010).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on social justice in China: A spatial and inter-tempor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67), 837-854.